

在新中國三十天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編

時代出版社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編

在新中國三十天

烏蘭諾娃等著

袁湘
畫·俞灝東等譯

日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在新中國三十天 32開 70千字

著者：烏蘭諾娃等

譯者：袁湘生俞灝東等

編者：中蘇友好協會總會

出版者：時代出版社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中國人民救濟總會

北京市救濟分會印刷廠

裝訂者：源豐裝訂所

1—40,050冊 1953年11月北京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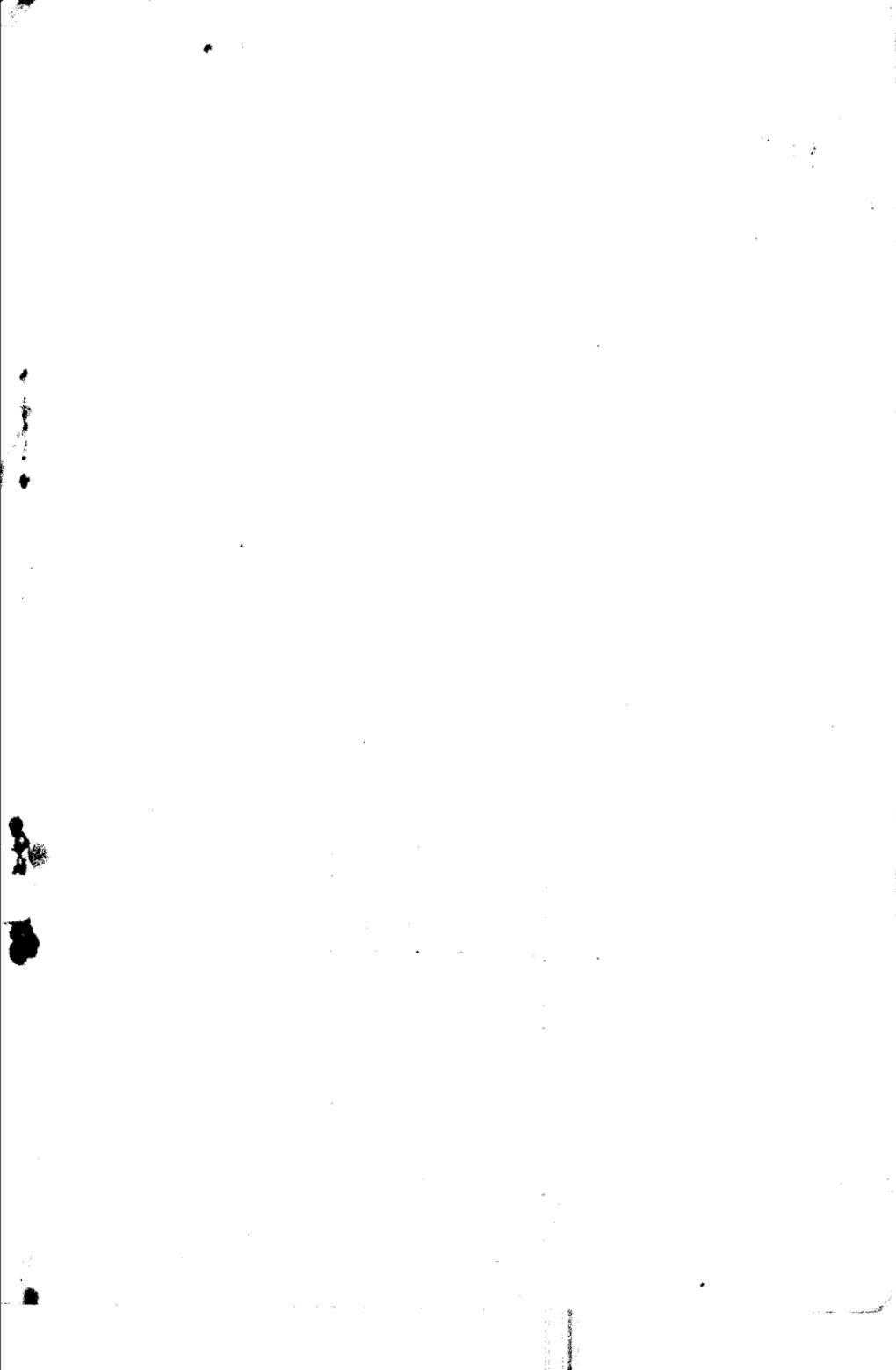
定價3,400元 195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收集的是去年應邀來我國參加「中蘇友好月」的蘇聯著名藝術家烏蘭諾娃、納賽羅娃、契爾柯夫、奧布拉茲卓夫等人返蘇後所寫的關於新中國的幾篇記述。這些文章都是蘇聯友人對新中國的印象的優秀的報導。在這些文章裏，作者用生動的文學筆調，向蘇聯人民描述了他們在新中國所經歷的難忘的印象，介紹了新中國的偉大成就，傳達了中國人民對蘇聯人民的真摯的熱愛和敬意。

目 錄

編者例言	(三)
在新中國三十天	嘉·烏蘭諾娃 (一)
莫斯科——北京	哈·納賽羅娃 (二)
友情的節日	鮑·契爾柯夫 (四)
在昆明永遠是春天	鮑·契爾柯夫 (三)
蘇軍紅旗歌舞團在中國	
鮑·亞·亞歷山大羅夫談歌舞團訪問中國印象	(四)
五千年和三十年	謝·奧布拉茲卓夫 (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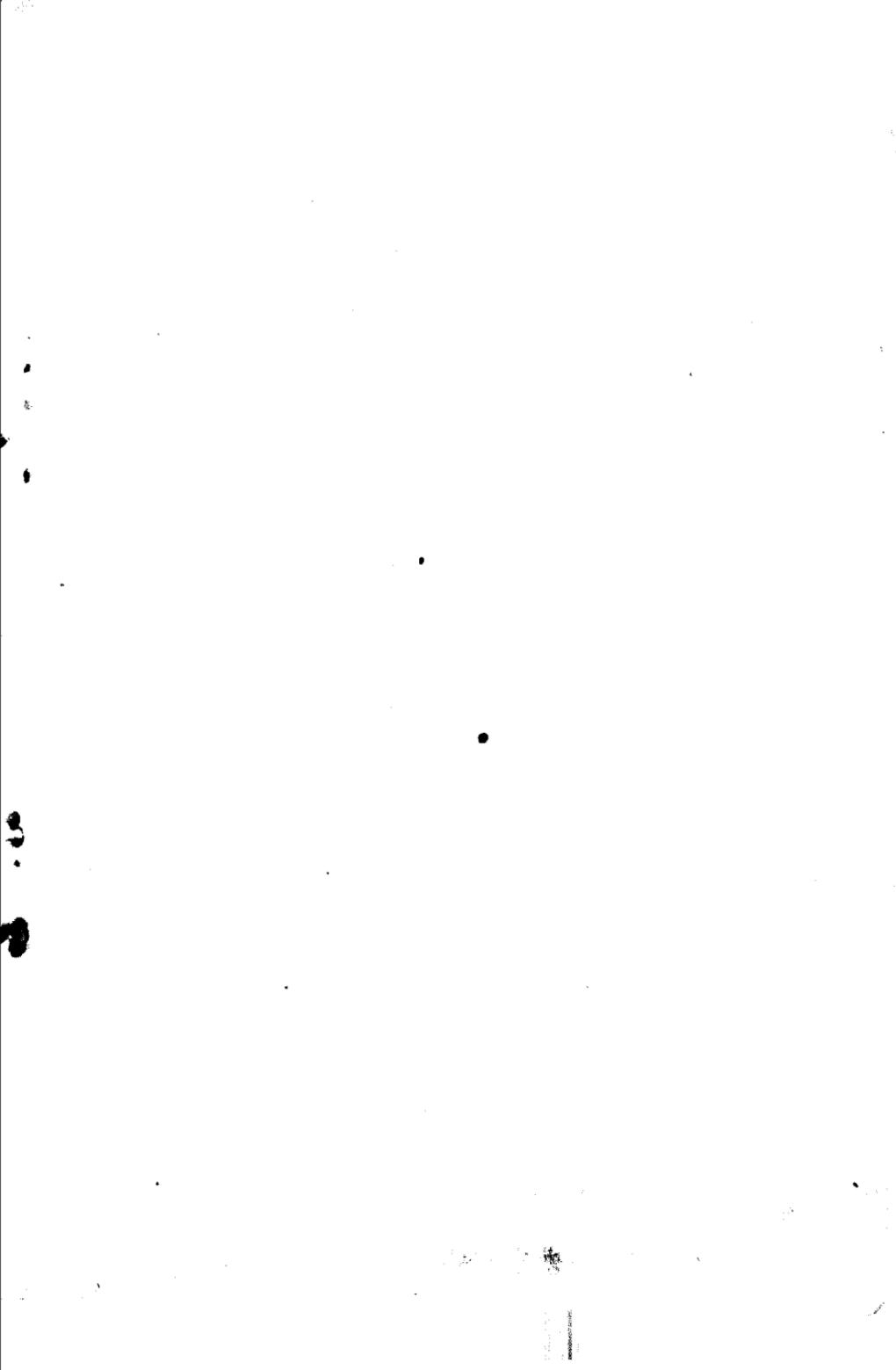


編者例言

本書所收集的是去年應邀來我國參加「中蘇友好月」的蘇聯友人返國後所寫的關於新中國的幾篇記述。

應中蘇友好協會總會邀請，來我國參加「中蘇友好月」的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蘇聯藝術工作團、蘇軍紅旗歌舞團和蘇聯電影藝術工作者代表團，於去年十一月初抵達我國北京，先後訪問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西安、蘭州、成都、重慶、昆明、瀋陽、旅大、哈爾濱等大城市，並在各地參加了演出會、講演會、座談會和各種羣衆集會。上述四個代表團於去年十二月初至今年年初陸續返回蘇聯。返國以後，各代表團的團員均利用各種方式和機會如集會、廣播、寫文章等，向蘇聯人民介紹了他們在新中國所經歷的難忘的印象，報導了新中國的偉大成就，傳達了中國人民對蘇聯人民的真摯的熱愛和敬意。

關於這些蘇聯友人在我國活動的有關材料，我們已收編在「偉大的友誼」一書中。現在從蘇聯友人返國後在蘇聯報紙雜誌上發表的許多文章中，選擇出幾篇，編成這個小冊子。從這幾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深厚的真摯的友誼。



在新中國三十天

蘇聯人民藝術家 詹尼爾娜·烏蘭諾娃

十一月六日，我們的飛機抵達北京機場，那裏有許多人歡迎我們。為參加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五週年而舉行的中蘇友好月的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是由科學家、演員和電影工作者組成的。這一個友好月可說是中國全體人民的盛大節日。隨便到那裏——從中國的首都到廣州附近的鄉村，從活躍着許多大學生的武昌城到擁有五百萬居民的大上海，他們都以最真摯的愛、最熱烈的心情和如狂的歡喜來歡迎我們。

不論我們的演奏是怎樣成功地在進行，我總是滿懷着一個信念：所有的歡呼和鼓掌、所有用中國話發出來的呼聲，和在成千成萬的聽眾當中，不斷地用俄語喊叫着的「再來一個」的聲音，不僅是對蘇聯的藝術，對我國演員們的微薄勞動所表示的敬意，首先還是對我們偉大的祖國——對她的強有力的文化、對她在建設新生活中的偉大範例所表示的敬意。

新的生活已在中國——這一個世界最古老的國度裏誕生，並已獲得勝利。新的生活，吐露在劇作家的劇本裏，葉露在藝術家所描繪的、非常完美的畫面上。新的生活把幸福帶進了中國農民的家園、掀起了阜新礦井裏的斯達哈諾夫運動的熱潮，在那裏蘇聯的技術經驗已被

廣泛地推行。

在中國到處都可以看見新事物的萌芽。這種情形是必須觀察的，是必須注意的……同時也必須為這個正在竭力建設他們可愛的祖國的人民的這些成就、這種強大的生活力量而感到欣慰。

* * *

我們還沒有從莫斯科飛行的疲勞中恢復過來——在我們抵達北京僅僅兩小時之後，便有人告訴我們說：毛澤東同志將會接見我們。我們企望看見這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想和他談話的要求是這樣強烈。疲勞便在瞬息之間消逝了。

我們初次會見毛澤東同志的那所宮殿，是北京最古的建築物之一，許多描繪着金龍的巨大門戶貫通着無比美麗的廳堂。

毛澤東同志在一個大廳裏接待我們。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周恩來同志和孫逸仙夫人宋慶齡。毛澤東同志和藹地問候我們之間的每一個人，詳細詢問我們旅途中的情況、我們的計劃和意圖。他談到了中國和中國的新生活。他對我們所表達的想在各方面認識中國的生活的希望，非常懇切地表示同意。

十一月七日——在我們參加蘇聯大使館舉行偉大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招待會後——我們便遊覽壯麗的北京。

你想像吧，循着石級一步一步地從一座被翠綠環繞的建築物升到另一座建築物上面去，

真會使你產生一種平步青雲的感覺。這便是有名的天壇。這一座木質的建築物，在大殿內的天花板上，描繪着非常明朗華麗的、五色繽紛的彩畫。全部圓形的木柱，均塗滿着鮮明的油漆，鏤刻着美麗的圖樣。

北京的故宮裏面陳列着許多非常奇麗的古物。有從紀元前一千年保存到現在的周代石質容器，反面雕飾着飛禽、走獸、葡萄簇的銅鏡，漢代的石刻浮彫，唐代的絲織畫，從十到十三世紀的宋代瓷器，巨幅絲繡的畫軸——這一切都是以它們的美麗相炫耀，使人目眩心醉……我們看見許多鐘，上面有用冰瑩一色的水晶裝成的活動的瀑布，有在枝頭飛翔、唱着各種歌曲的小鳥、有像在安徒生的「夜鶯」裏的那樣細小的人物，他們互相恭敬地鞠躬為禮，並配合音樂的聲音舞蹈着……

這一切使人想起遙遠的兒時的童話，這一切都是活潑激地充滿着快樂，因為這一座藏着許多財寶的皇宮，還是第一次地面對着勞動人民。今天這些勞動人民已能自由地在這座國家博物館的廳子裏遊覽，已能在北京這些中國帝王的避暑宮園裏散步。在湖面上他們盪漾着輕舟，笑着、唱着，在每天緊張勞動後的時分，儘情的遊憩着。

由許多瓦房組成的人民市場，在我的印象裏，像是一幅美麗的圖畫。那裏出售各色各樣的物件——從古代的無價的古銅耳飾到現代的自來水筆，從玉石雕製的器皿和中國小燈籠到有着奇異的紋理和斑點的天然岩石，這些岩石映現出有如山峯、白雲、和飛鳥等種種形象。

我們對於中國戲劇的認識，首先是從古典歌劇開始的。歌劇「白蛇傳」是特別為人們所

喜愛，並且常在北京及其他城市演出的。我們也看了這個神話劇。正如在其他古典歌劇中一樣，這裏的主要東西是吟誦調。這種音樂是非常獨特的，它與我們所習見的歌劇音樂和交響樂簡直沒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首先，它的管弦樂隊並不擺在舞台前列，而是隱在幕布後面的。管弦樂隊主要的是由鼓、小鼓、鉸和一種類似大提琴和提琴的琴弦較少的樂器所組成。當一個重大的事件，例如：一個惡人死亡的時候，音樂便響得特別厲害。如果是一位善人死亡，音樂便恬靜、溫和、而帶着嚴肅的意味。每一齣古典歌劇的場面，均有着許多精彩的表演，但是歌劇在內容方面的主要特點，是表現人民與惡勢力的鬥爭。

爲我們表演的歌劇述及化身爲美麗女子的青、白二蛇的命運的遭遇。這齣戲中許多有聲有色的場面體現着那樣驚人的機敏，在技術上完全是無懈可擊的。真使人不能不對演員們的突出的表演技巧而感到狂喜。

* * *

中國老一輩的演員梅蘭芳主辦的學校引起了我們最大的注意，在這所學校裏，培養着許多從九歲起的男女兒童。他們都由學校供給膳宿。他們有優良的教師和訓練員。梅蘭芳也像父親一樣地關懷着他的學生們。

他們爲我們表演了許多次練習，這種練習幫助孩子們發展動作上的整齊、柔軟和矯捷。穿着長長的、緊身的和垂直綫條的衣服的女孩子們以細小而如此合拍、如此輕捷的步

代表演着的各種動作，使人看起來，似乎她們就是在那裏游泳，就像格魯吉亞的舞蹈「麗庫里」的表演者或是我們的「小白樺樹」節目中若干俄羅斯舞蹈的表演者在那裏「游泳」一樣。她們的兩手和頭部的動作，她們的端莊的、隱約使人想到深深施禮的躊躇的姿勢，都是非常動人的。

在這些孩子們演習之後，又由這個學校的優秀的、並曾在最近北京舉行的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中獲獎的年輕畢業生們表演了「白蛇傳」的一節。在戰鬥的場面中，也有其他的孩 子們參加，他們在動作的節奏性和精確上，都表現出了完美的格式。最有趣味的是：在不久以前，當梅蘭芳現身舞台的時候，他曾經扮演白蛇這一個角色，而他的兒子——一位優秀的演員，也同樣在這個學校裏工作——扮演了青蛇的角色。

翌日，梅蘭芳特別為我們表演，我必須說：這個奇觀在任何時候都不會被我們忘記，因為這位表演者有如此豐富的天才，有這樣的化身的本領，並且能够把他的絕無僅有的手勢運用得這樣巧妙，使他的每一個指頭的動作都充滿着美。

梅蘭芳為我們表演貴妃醉酒的那一場，這正像魔法一樣。他剛才和我們談話，還是一位將近六旬高齡的、毫無倦容、毫不憂鬱的美男子——忽然一瞬間，我們在舞台上看見一位年輕豔麗的女人，她等候着她的主子，感到萬分寂寥，以酒澆愁。我們從她的兩手的動作，從她的眼光、從她的台步上，都看出了那種情節。可是主要的還是他的兩手。當梅蘭芳演完這一場以後，我忍不住請他把手伸給我看，想藉此獲得他那運用兩手表情的力量的「秘訣」。

當然，這是很難看穿的，因為這些微妙的動作和姿勢，是高度勞動和創造天才的結晶，也就是民族戲劇遺產的精華的集中表現。

在北京設立的戲劇學院，可稱為「藝術的綜合工廠」。無論何種情形，凡與戲劇有關——音樂的創作和演奏、舞台美術工作者、演員的工作——都在這個機構中獲得了發展的機會。在這裏，專業者和最有才華的業餘參加者一致力求改進。在戲劇學院有由各地文藝團體調訓的學員是要回到他的本區、本省，去促進那些地方性的人民藝術事業的發展的。

* * *

在這個學院裏，我們看見兩個有趣味的舞蹈「長袖舞」和「劍舞」。第一個舞蹈由十二個女子表演。舞蹈的畫面、多樣性的行列、手的敏捷和柔軟，都是非常優美的。第二個舞蹈是一種男子的軍事舞，由兩個女子表演，她們舞着劍，舞蹈得好像是在進行戰鬥一樣。

在北京到南方的旅途中，我們從中國人民的生活中看到了許多有趣味的新鮮事物。在位於中國的伏爾加河——長江江岸上的武漢，有著名的漢陽的一些紡紗工廠、武昌的學校區和漢口的劇院。在漢口一家劇院裏，他們為我們演了一段「白蛇傳」和一個現代小歌劇的一幕。這個小歌劇的音樂琅琅悅耳，表演雖是寓意的，但是對於不懂中國話的人說來，倒反更能完全理解：兩個年約十四到十五歲的女孩，出現在一座差不多是空無所有的舞台上，似乎她們在那裏拉着一架滿載新收穀物的手推車，想把這車穀子爭先地送進國家的倉庫。兩個朝着同一方向行進的青年人出現了，他們嘲弄這兩個女孩子，他們說：我們比你們快呵！正在

那個時候，女孩子們的手推車發生了毛病，像是車輪損壞了一樣（自然，這一切都是會意的，但同時是十分「明顯的」——年輕的演員表演得這樣成功。）她們請求這兩個年輕小伙子幫助她們，但是她們的請求被拒絕了。他們說：「那樣，我們自己就會落後了。」「但是，必須知道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呵！」——女孩子們高嚷着，於是年輕的小伙子們便不再有什麼異議了。損壞的地方在快樂的歌聲中迅速地修理好。年輕的人們一同向大道繼續前進。

從漢口坐小汽船渡過長江，我們便到達武昌。離武昌約十公里，在東湖的岸旁，在山巒重巒的青翠的高原上，矗立着一座大學生的市鎮。有三千青年男女在這所大學裏學習，教室都設在一座座的樓房裏面，大學生們可騎自行車來往其間。這所大學有一系列的文科和工科的院系。在水力工程建設的實驗室中，我們看見大學生們怎樣在試驗堤堰的模型。長江必須用這種堤堰來控制，使居民避免河流泛濫的巨大災害。

我們來到這個學校的消息剛剛在校區裏傳播開來，霎時間，大會便自然地集合了。正如在任何地方一樣，我們又聽到友誼和感謝的言語，斯大林和毛澤東萬歲的歡呼聲又震響起來。

廣州——中國南部的中心——以如同夏季的氣候迎接着我們。二十八度的氣溫、開花的樹林、鮮美的果實、蔚藍的天色、灼熱的陽光……但是這個城市的居民以更溫暖的熱情來歡迎我們。在所有我們行駛的道路上，從飛機場到這個城市的心臟，屋子都裝飾着錦帶、鮮花和小燈籠。我們的汽車徐徐地在一條長約十公里的馬路上行駛，沿途的鮮花和彩色小紙屑像雨點一樣不斷地飛向我們。向蘇聯和斯大林同志致敬的呼聲，不絕於耳。沿街而立的人們

像一道緊密的牆垣一樣。似乎全城的人都跑出來迎接他們的蘇聯朋友了。在最前列，站着新廣州和附近農村的著名人物。女翻譯不時爲我們介紹當地企業的先進工人、第一批農業合作社組織者、中學生、大學生、科學、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名字……最後，我們駛進一條像節日般地裝飾着鮮花和旗幟的寬闊的街道，停在這個城市的一座最高建築物——十二層樓的旅社的門口。

我們的住所是在十層樓上。從這間客房的窗口，可以俯瞰那令人狂喜的珠江上面的風景。像莫斯科高爾基路上的難以勝數的汽車那樣，駿船、帆船和大小船隻，在河面上自由自在地往還着。

在中國，新事物日益強烈地被人感覺到。從廣州附近一個小村子裏的新農業合作社的招牌上，我們也看到了這種戰無不勝的新事物。合作社裏的農民們懷着那樣滿意的心情和我們講述着自己的工作情形。不久以前，這個生長着最貴重的甘蔗和大米、竹子和香蕉的小鄉村裏的居民還吃着樹根度日。在這兒，餓死是一種極尋常的現象……現在，在這片肥沃土地上生長的東西和土地本身一樣，都屬於人民了。在長遠的年代裏，這兒還是第一次沒有飢餓。農民——這是比一切更爲重要的一——已明白他們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了。

在廣州，我們前往最完美的中山劇院。它的全場總計有六千個座位。劇院的建築是極其美麗的，沒有一點用釘子穿鑿的痕跡，並且用不同顏色的釉塗飾着。

這一座景色迷人的城市和它的快樂、美麗、活潑的人們，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他們一

再地使我們感覺到：多麼緊密的和不可分離的繩結已把我國人民和中國人民連繫起來。

晚上，在參加市長的歡迎會後，我們前往招待我們的那座房子外面的公園裏去。我們看見的是許多深翠、芬芳的樹木，樹枝上懸着無數的、各種彩色的小燈籠。有一座供舞蹈用的小廣場，這個舞場建築在低窪的地方，好像在碗底一樣，它裏面裝設着明亮的燈光，因此使人萌生一種彷彿是一片明鏡似的湖水在那裏搖動着的幻想。一個隱蔽起來的管弦樂隊演奏着中國美好的歌曲。時常有男歌手和女歌手出現，他們歌唱着簡短而和諧的戲曲。我們便是這樣地結束了在廣州的第一天。

第二日，我們遊覽這座城市，參觀中國共產黨歷史博物館，這座博物館的屋子，早在五百年前即被建築在一座山上。山下有一個能容六萬觀眾的巨型運動場，在這裏，我們舉行過白天的演奏會。

從廣州坐飛機到上海要花四小時。以後，再坐五小時半火車便到了杭州。在這座城市裏有一片美麗的湖和許多古代的廟宇，天神的塑像。有些神像就雕刻在巖壁上，有些就排列在通往佛廟的道路上。後者是用木頭雕成的，上面塗着彩色的漆。雕像的台座環繞着雕欄。在黃龍寺附近的石壁上刻着一個龍頭，一線細長的水從龍頭裏不息地流出來。民間有這樣一個傳說：如果在這股水源裏沐浴，便可以長生不老。

從寧靜的杭州回到上海，面對着來車站歡迎的羣衆，我們受到很大的感動，靠近車站的